

希思首相

53

〔英〕玛格丽特·莱恩著

希 思 首 相

〔英〕玛格丽特·莱恩著

柯 惠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Margaret Laing
EDWARD HEATH
PRIME MINISTER

Sidgwick and Jackson

London, 1972

内 部 读 物

希 思 首 相

[英] 玛格丽特·莱恩著

柯 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frac{1}{32}$ 11 $\frac{3}{8}$ 印张 200 千字

1973 年 12 月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150 定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爱德华·希思(1916—)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现任英国首相。青年时期他曾就学于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任炮兵军官。战后退伍,投身政界。1950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在议会中历任保守党的督导员和总督导员。1959年入阁,历任劳工、掌玺、工业和贸易等大臣职务。1965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70年6月,随保守党登台执政而出任首相。

本书是希思的传记,由英国青年女作家玛·莱恩撰写,1972年在伦敦出版。著者莱恩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曾任《泰晤士报》采访记者和英国《妇女明镜》杂志主编。这本书除全面地写了希思的家世出身、学历经历、个人爱好等外,着重地写了他的政治生涯,特别是写他入阁直到出任首相以来所主张的外交政策和他对欧洲联合问题的态度。本书为我们了解希思其人,研究英国保守党政府在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的世界形势中的政治动向和政策思想,为研究欧洲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定的材料,特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供有关方面参考。

1973年1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抉择·····	1
第 二 章	木匠和侍女·····	9
第 三 章	非情感教育·····	22
第 四 章	奖学金与不景气·····	37
第 五 章	为什么是保守党员·····	55
第 六 章	副官·····	93
第 七 章	政治风险 ·····	111
第 八 章	最严峻的时刻 ·····	128
第 九 章	苏伊士事件和谨慎 ·····	149
第 十 章	欧洲的拥护者 ·····	175
第十一章	革新者 ·····	209
第十二章	复杂的在野党 ·····	246
第十三章	胜利的航程 ·····	284
第十四章	考验 ·····	305

第一章 抉择

将近 1970 年 6 月中旬,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一连几天从他一向酣沉的睡梦中醒来时,心头总浮起一种不习惯的忧郁感。6 月 18 日(星期四)选举前一周内,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保守党竞选团中有些人认为他的消沉是丧失斗志的有害表现,也是他政治热情消退的确切标志。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料到他会当选。

然而,在选举周结束时,他竟成了自克莱门特·艾德礼以来最意想不到的英国首相。《卫报》的哈里·博德曼把他和艾德礼一同称为“不寻常的寻常人”。他写道:“固然,他并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他专心致志于既定的目标,思想敏锐,下起决断来有点大刀阔斧的作风。”他也是从迪斯雷利^①以来最不象能成为首相的保守党员,因为工人阶级的出身比犹太血统要经历更多的岁月才能在保守党内赢得人们的爱戴。在前一周的令人焦急不安的日子里,他自己也深信不疑,他二十年来的抱负就要落空:他想,在这一星期之内,他大概就要永远退出政界,另求新的发展了。

^①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 年),英国政治家及作家,1868 年和 1874—1880 年曾任首相,是犹太人。——译者

保守党、反对党、报界和民意调查人中的多数人，因而显然也是代表舆论的多数人，和他有相同的想法。四年前他在一次竞选中失败，双方票数悬殊之大，是 1945 年以来所仅见。从 1884 年起，英国选民有三分之二是工人阶级；但此后由一党占多数议席的十三次选举中，保守党却当选了十一次。^① 有些人猜想，这是由于工人阶级选民中有一部分人眼睛向上，象希思这样同他们具有同样的社会出身的人不投合这部分人的心意。

希思与现代任何一个当选的首相不同，他是单身汉。虽然他出世的时候妇女还没有取得选举权，^②但到了 1970 年，保守党对妇女就很倚重，因为妇女不仅占选民的多数，而且更忠于保守主义。（在选民中占少数的男性公民投票时较倾向于工党。）

爱德华·希思似乎天生就不能吸引妇女的选票。对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妇女，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多大好感，虽然对于一些个别的人是例外；他认为妇女的作用与男子的作用根本不同。仅在一个月以前他在对全国妇女理事会的谈话中说，虽然“想干一番事业的妇女如果有了完全的自由和得到提拔的一切机会，一定能够在她们的事业中飞黄腾达”，他还认为“平等——从进行同样活动的意义上说——联系到家庭来看就显然是荒谬的”。四年前他更不加掩饰地说，他愿意看到更多的妇女进入下院并

① 《英国政治研究》，理查德·罗斯编，麦克米伦书店 1969 年出版。

② 英国妇女于 1918 年才取得选举权。——译者

参加各级工作，“只要她们干的是妇女能干的事，而不仅仅是重复男子能做的工作”。对于一个自己被列为单身汉而有点怨气的人来说，他的这一番议论至少在为自己争取基本选票方面是不策略的。

本来已安排好在星期五^①举行一次聚会，爱德华·希思想在会上通过朋友们的帮助另求新的发展。一个得到通知要他到会的朋友说，“他正在为他今后应做的事情作好准备——也许是进实业界去搞一点钱。在实业界里，他要选什么工作都可以。”

内阁阁员们都认为，象他们中间的一位所说的那样，“在上一个周末我们谁也想不到我们会获胜。在那个阶段，他本人肯定也没想到。”

全党上下都心神不宁地注视着他们的候选人为其政治生命努力奋战，并且正象当时在任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特别乐于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孤军奋斗。一位前任大臣承认，“他们在大选时全都背离了他，没有人真正给他任何支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行这场竞选的战斗的。麦克劳德新近丧母，不得不去赫布里底群岛；莫德林简直很少开口，唯一真正卖力的是伊诺克·鲍威尔，但他实际上是故意捣乱。要是我们失败了，我确信特德会被他们撵掉——我想他们一定立刻会对他群起而攻之。”

希思自己竞选班子里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对他的钦佩和为他而焦虑的心情是同时增长着的。5月份以来，他

^① 1970年6月19日星期五。

作为党的领袖经历了第三次严重的情绪低落。然而如党的两院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普赖尔所说，“我看到他经历伊诺克给他的精神创伤、竞选失败的痛苦、眼见一切努力尽付东流的惆怅……而现在他需要起来对付的，又是那个绝顶聪明、善于操纵舆论和社会关系的哈罗德·威尔逊，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对他越来越钦佩。他确是能够博得那些他所器重、同时也器重他的人们对他的忠诚的。”

另一些人也有同样的看法。离开下院已有十三年的黑尔斯勋爵说，“在选举中我大大地加深了对他的钦佩。我和他通过一两次电话，当票数对他不利的时候，他绝不表现出任何一点类似怀疑的波动。这完全显示出他很有勇气，确实是魄力过人。真是十分了不起。一天晚上，形势对他极不利时，他到保守党俱乐部参加一次晚宴，在晚宴席上他发表的讲话完全和往常一样，但我知道他内心很烦恼，而且我认为有些人正是要看他如何应付这种局面。”

有一个在选票对他极不利时向他提供消息的记者光是用“不利”二字代替数字。希思却泰然自若地问，“是对他们不利吗？”记者对他的这种镇静简直钦佩得五体投地。

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是如此。6月17日，当有人问他工党是否可能获胜时，他随口答道，“嗯，我没有这么想过；一切情况都证明不是那样。”

对他来说，他的事业远比大多数人更为重要，无论从质的方面（就深度来说），或量的方面（就别无抉择来说），都是如此；此外，象他的代理人所知道的那样，他还得同时赛跑——“他想成为最年轻的党的议会督导员，最年轻的领袖”，而且，大概也想成为贝尔福^①以来最年轻的保守党首相——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工作紧张想必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结束苦恼的日期已经确定了，这就使他能够把固有的自豪感同他非常喜爱的品质，即自尊和非凡的毅力结合起来。

有些人担心，如果他不使用他能掌握的一切政治武器，他会失去看来还可能有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机会。他不想对伊诺克·鲍威尔的袭击进行报复，宁愿对这些袭击和鲍威尔本人都置之不理。“那是鲍威尔主义，就象过去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我拿它没有办法，”他有一次这样说；但这个问题在影子内阁的会议上曾一再被提出来。甚至在他最苦恼的时候，在党的机器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研究人员和秘书都象其中有一个人所说的“绝望得心灰意懒”，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依然拒绝改变他固有的风格。一次会上，有人给他起草了一篇演说稿，写得十分雄辩有力，不同于他平素惯用的语调。希思在会后把他留下来对他说，“稿子写得很好，可是我不能用。”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这就是痛苦之所在。对于 1966 年那

^①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1848—1930 年），英国政治家，1902—1905 年任首相。——译者

次竞选，他记忆犹新。他的一个顾问说，“他因为当时预言了灾难，没有能胜过工党。1970年他想不谈这个问题——保持乐观态度，让雷吉和麦克劳德去预言灾难。可是后来麦克劳德必须去赫布里底群岛。最后希思决定还得由他自己来扮演‘卡桑德拉’^①的角色——在克罗默发表意见^②后的第二天，我对希思仍没有那样做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除了对这种乐观心理加以打击以外，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值得说的。”

希思的竞选班子用了十天时间来劝说他重演这个“卡桑德拉”的角色，并劝说希思出来说，到底有没有财政危机的问题，应该由威尔逊来说明了。

他是在双重“危机会议”（在奥尔巴尼他的住所举行）上被说服而改变主意的。由于决定既不重复四年前犯的错误，也不靠打击英国来猎取声誉，他就必须小心谨慎渡过险窄航线。既已断定报界当时对政策不感兴趣，那就只有拿“危机”这个吓人的东西在他们面前晃几晃了。

只要有一点点武断或夸大的偏向就会破坏表面的完整和内含的危险之间的平衡；然而，6月11日希思以谨

① 希腊传说故事中特罗伊国王普里安之女，是一个灾祸的预言者。
——译者

② 1970年6月1日罗宾·戴在英国广播电台“全景”节目里会见了克罗默勋爵和基尔顿勋爵，克罗默勋爵说，“我认为，这次选举后，不论哪个政府掌权，都毫无疑问会发现财政状况比1964年和新政府上台时要困难得多；以目前仍旧非常突出的巨额国债来说，那笔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借的债还在将近四十亿美元之数。和1964年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开端。”基尔顿勋爵也认为形势比1964年更为困难。

慎的言辞和沉着的心情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经济危机的情况如何？”这一提问作了如下的回答：“我引用的是基尔顿勋爵和克罗默勋爵讲过的话，他们认为下届政府将面临非常困难的财政状况。我对你们说过，我并没有用‘危机’这个字眼。”

被希思誉为他在政界遇到过的最有创见的麦克米伦曾经指出，选民倾向于在繁荣时期投左派的票，在萧条时期投右派的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尽管工党政府的收支相抵还有盈余，那时候却有四十亿美元的债务。

选举前两三天，那些真心愿意希思当选的人开始抱有他可能获胜的希望，尽管除一次以外，几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都恰好相反。

投票日是6月18日，星期四。

午夜以后，在贝克斯利，气氛由紧张变为充满希望了。在布罗兹泰尔斯，候选人的父亲威廉·希思和继母玛丽当晚邀请了十二位客人：午夜后一时却到了五十位客人，把家里挤得满满的。

爱德华·希思有一个使许多人感到特别不舒服的说话习惯，他在应该说“我”的时候，常常说“我们”。于是保守党的同事们说，他们不知道他指的是他的一家人还是他的选民；党外的朋友则说，他们不知道他指的是全体议员还是他游艇上的全体操作人员。但是，他在贝克斯利希思的教练堂里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以后，转过身来羞

怯地微笑着说“我们胜利了”，如果对他这种谦虚态度还要挑剔，那就未免心肠太硬了。

他胜利了。在两点三十分，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同一天，他不是在选择新的事业，而是在选定他的内阁成员。四个月以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答应支持他的人——在他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些人对他的支持同 1970 年夏季那些持观望态度的选民给他的支持一样，是未曾预料到的——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这场革命已经发生了。

第二章 木匠和侍女

猛烈的北风吹袭着肯特郡海岸上的悬崖峭壁，布罗兹泰尔斯位于这片悬崖峭壁的上面。镇上的建筑物和面貌，在萧飒的寒风里，轮廓显得异常分明。这个镇的老区，照查尔斯·狄更斯的描绘，“在建筑方面虽然没有丝毫可以称道的地方，却很有它的特色。”下面是港湾，使人想起二百年前布罗兹泰尔斯原是泰内特村的一个小渔港，港里九十户人家中绝大部分生活的方式非常艰苦，在冰岛捕鳕鱼。这个镇的几个新区在建筑方面更少引人注目之处。镇的后面东肯特农民的土地很肥沃，但平坦空旷，不象这个郡邻近伦敦的那一带地方暖和舒适。镇上的居民显出很讲实际、愉快、精明，不是那种不严肃的人。要是有人在当年狄更斯在这里从事写作的时期留下来的一些遗迹中看到一所房子上钉着这样一块牌子：“此非狄更斯旧居”，那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爱德华·希思的祖先中第一个迁到这带地方来的是他的高祖理查德·希思，他是个海岸警卫队员和船夫，1797年生于得文郡的科金顿，后来迁到拉姆斯格特。1830年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乔治，乔治先当商船船员，后来在灯塔管理处工作，晚年当拉姆斯格特的码头管理

员。他的儿子斯蒂芬·理查德生于1865年，是首相的祖父。他先当铁路行李搬运工，后来干铁路货车和篷车的行李发送工作，他在1886年跟拉姆斯格特的一家蔬菜水果店主的女儿结婚。她于1888年10月10日生威廉·乔治·希思，威廉先当木匠，后来是房屋建筑师傅，现在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他出生于拉姆斯格特，但在襁褓中就已来到布罗兹泰尔斯。他说，“后来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想要回到布罗兹泰尔斯。”威廉·希思一直工作到七十六岁，只是因为背部受伤，医生一再劝他以后，他才不再工作。现在他气色很好，精神矍铄，腰还是和少年时一样挺得笔直；他是温柔的伤感性和现实主义的综合体。他惊异地望着我的金发一两个小时以后问我，“你的头发是天然的吗？”然后他又打量着我脚上穿着带子的高统靴问我，“你得早晨几点起床才能穿好这双靴子呢？”（我对首相谈起这个时，他说，“我家老人有点老糊涂了。”）

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还曾一点也不算失礼地问起我这本书的印制费用从哪里来，并且很快就纠正了我心算中的一个错误。所有这些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好奇心强，很关心财务细目，十分注意外表，性格有趣的人。当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就明白，他对所有这些生活方面的事很看重，并且主要的都已传授给他的儿子。威廉·希思现在还是穿得极漂亮，和他的乡村、海边的环境相称，他的身体是够结实的，就是在冷嗖嗖的天气，他也穿得很单薄。尽管他年纪越来越大了，显然，他的“考究”

(沒有更恰当的字眼了)和幽默感是根深蒂固的。爱德华·希思有一次很客观地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是一个好匠人”。^①

他和他第三个妻子玛丽结婚很幸福，她比爱德华·希思年轻些。一直被威廉亲切地称呼为“特迪^②的母亲”的那位太太，已于1951年逝世。

玛丽在1964年嫁给威廉，现年五十岁，比他的前房儿子小五岁，但她认为威廉和她很相配。她说，“他一打定主意就坚决不变，如果他说‘不’，尽管他声音说得很低，那就算是定了，什么也不能使他发生丝毫的动摇，除非我能拿出一些足以证明他是错了的理由。他不会和你争论，他会出去散一会步或者到花园里去。特德和他父亲一样，也避免摊牌，他心烦的时候，就会散步到花园的尽头去。”（但他在家庭范围以外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脾气，爱德华·希思的许多同事想必十分希望他那散步到花园的尽头，也会是他们的问题的尽头。）

1970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威廉和玛丽的性格，那时传来首相的父亲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老俩口在爱德华·希思的朋友马德隆和南希-琼·塞利格曼家作客，首相打电话给马德隆，告诉他有这种威胁，并且要他“别告诉爹爹”。“你是说傻话，你爹爹是个

① 见《与肯尼斯·哈里斯的谈话》，载1966年1月23日《观察家画报》。

② 特迪、特德均为爱德华的爱称。——译者

大人，警察一来到，他就知道出什么事情了，”马德隆说。“我们把威胁的事告诉他以后，他说，‘如果他们沒有一架好的彩色电视机，我是不会让他们把我绑架走的。’玛丽插嘴说，‘谁也不会要你的，你这老笨蛋。’他们就这样一笑置之，不过事情却是很讨厌的。”首相丢不开工作来陪他，不过他在那个周末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弄清楚是否一切都好。

威廉·希思宁愿工作而不愿享清福，他现在有点坐立不安。他对于家务事，那怕是最简单的，也干不了，即使在玛丽难得臥病在床的时候也是如此。但他爱听讲“神射手”的节目和关于落袋撞球冠军的报道。过去他每周在俱乐部玩一次落袋撞球，现在当他觉得身体行的时候，他还是想每星期一去玩一次，他随时都非常关心他儿子的生活。

威廉·希思很了解他自己的性格，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自然有理由可以对自己的性格满意。他坚信性格决定命运：“我身上永远有一股独立的劲儿，而且很倔强。要是使我感到受惠于人，任凭给我多好的东西，我也要拒绝。我决不肯借债。”

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天生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真正平等观的合乎逻辑的信念：威廉·希思永远合理地认为自己和任何别人（不管他是谁）一样好，而且他处处注意不让自己这一形象在自己或邻人的眼中受到损害，这种信念意味着他可以用完全的自信而毫无自卑